

承認與創造——對〈承認理論的 創造論回歸〉一文的評論性回應

Recognition and Creation: A Critical Review

洪 亮

Hong Liang

Abstract

Professor Tang's essay successfully presents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recogni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creation in the Christian and Confucian traditions. The following critical review consists of four parts: (1) an evaluation of Tang's method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2) a criticism of Tang's reading of Descartes' third meditation, (3) an analysis of Arendt's concept of natality, and (4) a discuss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gender equality in the Confucian moral theory of society.

洪 亮，華科技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中國武漢，郵編：430074。

Hong Liang,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430074.

《中外醫學哲學》XX:2 (2022 年)：頁 139–14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0:2 (2022), pp. 139–142.

© Copyright 2022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在〈承認理論的創造論回歸——一項關於人倫構成的哲學研究〉一文中，唐文明（以下簡稱作者）圍繞倫理共同體的超越性奠基這一核心問題，從分析黑格爾與霍耐特的承認理論之得失出發，引入阿倫特對奧古斯丁記憶理論的闡發及其提出的“誕生性”概念，力圖在古代儒學語境中釐清天人之倫的垂直向度對於人人之倫的水準向度所具有的前提性意義。無論是著眼於古今之辨還是儒耶對話，這個深具理論創見的文本都展現出精神的開放性，不拘於古或今、儒或耶，以政治觀念史大家沃格林的“等價物理論”為基礎，游走於不同傳統之間，細緻闡述了平等自由的倫理共同體何以奠基。筆者針對此文的評論性回應包含以下四點：

1. 從方法論的價值來看，作者基於沃格林的“等價物理論”，借助古典基督教創造論來闡發古典儒家的“天爵”和“良貴”概念，建構後者之中天人之倫的垂直向度。這不僅使儒耶對話有效擺脫了二十世紀新儒家框定的近代民族-國家的競爭語境，進而在古代文明互鑒語境中展現互文潛能，也顯示了作為特定知識類型的神學對於儒學研究可能具有的傳統史意義上的有效性 (traditionsgeschichtliche Gültigkeit)，這個方法論值得繼續擴展至更多的相關研究個案之中。

2. 作者認為笛卡兒的“我思”觀標誌著“現代理性公然以棄絕上帝來確證自身的成立”，這個看法其實是十八世紀之後的現代哲學對《第一哲學沉思錄》的典型解讀模式，然而笛卡兒在第三沉思中恰恰強調，不是思維著的自我排他性地佔據世界，而是對無限者上帝的直觀構成了對一切有限者之知識的根本前提 (Pannenberg 1996, 146)。正如潘能伯格正確指出的那樣，“我思故我在”這個方案在十七世紀尚被理解為一種試圖更新中古時期上帝存在證明傳統的哲學努力，其理論旨趣並非人類中心論，而是上帝中心論，這一點在《第一哲學沉思錄》附錄的“反駁與答辯”中也得到反映。對於作者試圖構建的天人之倫和人人之倫的理論關聯而言，笛卡兒的方案反而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3. 作者透過向創造論的回歸詮釋儒家人倫的超越性基礎，積極借鑒阿倫特提出的“誕生性”概念，這尤其體現在其以“降生性”來翻譯 *nativity*，突出受造之人的“降生”由上至下的神聖性，對應“天命降臨於我”。借助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以及阿倫特相關論述的語境，作者指出記憶這項心智活動指向“創造的恩典”，在創造論的基礎之上，塑造創造者和受造之人彼此垂直關聯的“原初承認”得以確立，以父子之倫為核心的“根本承認”則與前者形成類比關係。正如作者所見，“誕生性”的側重點和《存在與時間》(1927) 中的“向死而生”存在張力，然而阿倫特闡發“誕生性”的語境是其代表作《人類處境》(1958) 中的行動理論，人的“誕生性”在這一語境中具有雙重性含義：*nativity* 的確表達了受造意義上由上至下的“降生性”，但除此之外，人還要透過行動向水準關聯中的他人揭示自己究竟是“誰”，這個動態的自我揭示構成第二重意義上的 *nativity*；如果說第一重含義突出了造物主創始的自由以及受造之人的尊嚴根基 (*imago dei*)，那麼第二重含義則在類比意義上強調了受造之人在行動中開創新局的自由以及這一新局無可避免的偶在性 (*contingentia*)。從這個角度來看，阿倫特的 *nativity* 概念不僅為人人之倫提示了天人之倫的基礎，更為“原初承認”在父子之倫所蘊含的“根本承認”之外提供了其他的類比可能與想像空間。對於作者想要建構的開放性承認理論而言，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我們對倫理共同體的探討無法脫離現代性困局，這一困局與現代性以“從身份到契約”為名對自由、平等和“新世界”的應許緊密相連。對於漢語思想而言，如何理解父子之倫與“新民”（梁啟超）及其新局的關係，這既是要一再重溫的理論命題，也是要不斷重新踏足的實踐行程。

4. 針對倫理共同體的理論探討應當納入性別問題。在此特別值得追問的是，對應天人之倫的是否只有父子之倫？母子之倫與天人之倫的關係是什麼？夫婦之倫與天人之倫的關係是什麼？希伯來聖經《創世紀》的獨特性在於，它提供了兩個相互接續的創

世報導版本，第一個創世報導側重人類整體在創造秩序中的特殊地位，第二個創世報導則突出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對於古典以至現代的基督教文明傳統而言，後者構成一切婚姻家庭學說的理論起點。從沃格林的“等價物理論”出發，第二個創世報導蘊含的性別問題或許能夠為作者提出的“根本承認”擴展出“性別承認”這個思想維度。現代中國社會對古代婚姻制度的變革是根本性的，水準向度的夫妻關係取代垂直向度的父子關係（費孝通），成為婚姻法律制度關注的焦點，《婚姻法》突出強調“感情破裂”為離婚的基本前提，正是對這一點的佐證。作者關注父子之倫在創造論意義上對天人之倫的落實，如果從基督教思想傳統中的持續創造 (*creatio continua*) 觀出發，承接天人之倫的可能就不僅僅是類比於原初創造 (*creatio originalis*) 的父子之倫，更要有涉及人格擴展、成長乃至完滿的夫婦之倫，後者類比於持續創造，切入的是當今世界更為複雜、更具衝突性的問題領域。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唐文明：〈承認理論的創造論回歸——一項關於人倫構成的比較哲學研究〉，《中外醫學哲學》，2022年，第XX卷，第2期，頁93–131。
- Tang, Wenming. 2022. “The Protological Return of Recogn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0, no. 2 (2022): 93–131.
- Pannenberg, Wolfhart. 1996. *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 Vandenhoeck & Ruprecht, 146.